

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二

# Missförståndet

## 误解

KJELL ESPMARK

[瑞典] 谢尔·埃斯普马克 著

万之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失忆的年代长篇系列之二

Missförståndet

误解

KJELL ESPMARK

[瑞典] 谢尔·埃斯普马克 著

万之 译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误解/(瑞典)埃斯普马克(Espmark, K.)著;万之译.  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13  
书名原文:Missförstandet  
ISBN 978-7-208-11289-6

I. ①误… II. ①埃… ②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瑞典-现代  
IV. ①I53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0093 号

**MISSFÖRSTANDET**

© KJELL ESPMARK 1989

ISBN 91-1-300698-3

1989 年瑞典北方出版社(Norstedts)第一版

**Thanks for the support from Swedish Arts Council**



出品人 邵 敏  
责任编辑 邵 敏  
封面装帧 王小阳工作室

---

**误 解**

[瑞典] 谢尔·埃斯普马克 著  
万 之 译

---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常熟市兴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4.5 字数 65000

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08-11289-6/I·1102

定价 20.00 元

## 中文版序

这个小说系列包括七部比较短的长篇小说，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横截面。小说是从一个瑞典人的视角去观察的，但所呈现的图像在全世界都应该是有效的。人们应该记得，杰出的历史学家托尼·朱特最近还把我们的时代称为“遗忘的时代”。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有人表达过相同的看法，从米兰·昆德拉一直到戈尔·维达尔：昆德拉揭示过占领捷克的前苏联当权者是如何抹杀他的祖国的历史，而维达尔把自己的祖国美国叫做“健忘症合众国”。但是，把这个重要现象当作一个系列长篇小说的主线，这大概还是第一次。

在《失忆的时代》里，作家转动着透镜聚焦，向我们展示这种情境，用的是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——记忆在这里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。这意味着，昨天你在哪里工作

今天你就知道了；今天你是脑外科医生，昨天也许是汽车修理工。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一个夜晚是和谁在一起度过的。当你按一个门铃的时候，你会有疑问：开门的这个女人，会不会是我的太太？而站在她后面的孩子，会不会是我的孩子？这个系列几乎所有长篇小说里，都贯穿着再也找不到自己的亲人或情人的苦恼。

失忆是很适合政治权力的一种状态——也是指和经济活动纠缠在一起的那种权力——可谓如鱼得水。因为有了失忆，就没有什么昨天的法律和承诺还能限制今天的权力活动的空间。你再也不用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——只要你成功地逃出了舆论的风暴四个小时，你就得救了。

这个系列的七部作品都可以单独成篇，也是对这个社会语境的七个不同的切入视角。第一个见证人——《失忆》中的主角——是一个负责教育的官僚，至少对这方面的灾难好像负有部分责任。第二个见证人是一个喜欢收买人心的报刊主编，好像对于文化方面的状况负有部分责任

(《误解》)。第三个见证人是一位母亲，为了两个儿子牺牲了一切；儿子们则要在社会中出人头地，还给母亲一个公道(《蔑视》)；第四位见证人是一个建筑工人，也是工人运动的化身，而他现在开始自我检讨，评价自己的运动正确与否(《忠诚》)。下一个声音则是一位被谋杀的首相，为我们提供了他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生存状况的版本(《仇恨》)。随后的两个见证人，一个是年轻的金融巨头，对自己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做出描述(《复仇》)，另一个则是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的妇女，为我们提供她在社会之外的生活状况的感受(《欢乐》)。

这个系列每部小说都是一幅个人肖像的细密刻画——但也能概括其生活的社会环境：好像一部社会史诗，浓缩在一个单独的、用尖锐笔触刻画的人物身上。这是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巴尔扎克曾经一度想实现的目标。但这个系列写作计划没有这样去复制社会现实的雄心，而只是想给社会做一次X光透视，展示一张现代人内心生活的

图片——她展示人的焦虑不安、人的热情渴望、人的茫然失措，这些都能在我们眼前成为具体而感性的形象。其结果自然而然就是一部黑色喜剧。

这七个人物，每一个都会向你发起攻击，不仅试图说服你，也许还想欺骗你，就像但丁《神曲·地狱篇》中的那些人物。但是，这些小说里真正的主人公，穿过这个明显带有地狱色彩的社会的漫游者——其实还是你。



2012年9月

---

译注：

托尼·朱特 (Tony Judt, 1948—2010) 为英国历史学家，其代表作是《战后：1945年来的欧洲史》。米兰·昆德拉 (Milan Kundera, 1929— ) 为长期流亡法国的捷克作家，代表作有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等。戈尔·维达尔 (Gore Vidal, 1925—2012) 为美国作家，擅长创作当代历史小说。所谓“健忘症合众国”英文为 United States of Amnesia 和“美利坚合众国”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谐音押韵。

请原谅我，这么往后退缩。你刚才坐下来的时候，我没注意到，突然发现你这么近，真有点吃惊。别动啊，不用从我身边挪开啊！你误解我了。我只是有点吃惊。其实我很喜欢我们能坐得那么近，热气腾腾的皮肤就那么贴着热气腾腾的皮肤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在桑拿浴室里我可是惬意至极。我肯定是个寂寞孤独的人，周围各种关系刚被扯断，就被扔进这么个空旷的地方。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。但是此地现在可成了我的避难所。你可以在蒸汽里到处瞥见裸露的身体，可以听见人说话又看不见面孔，在这浮动的雾气里可以得到拙朴的信任还有剥掉了伪装的问题，是啊，你可以活在一种大家都谦卑自在近近乎乎的状态，超脱了所有社交时空里的界限。大家都近近乎乎，一切都是现在。

这里没人知道我的身份。谁都可以坐到我旁边，不用保持一点我本来还期待的表示尊敬的距离，我也不清楚这是为什么。没有人会犹豫不决，谁都可以在我身边坐下，事实上还会皮肤碰着皮肤，但是没人会对我提什么要求。

其实我对自己都知之甚少，和他们一样。我只知道我是个很孤独的人，似乎是在这里，在桑拿浴室里这些热得发红的身体里，我才找到了一个家庭。在我记忆里，我的生活是让我良心不安的——但这也是一种没什么内容的良心。我的头脑里没有记录下一件我的过失，或者可能是我的罪行；脑子里剩下只有那一点点令人呕吐的蒸馏物。

无论怎么说，我的生活还是存在过的，或者更准确地说，生活的碎片还在，只要有人给我一个线索很快就能找到。其实只需要一个指责，一点意外的事件，或者一个突然的触摸——我就能几个瞬间里恍然大悟。就好像是真相大白。

我自己在孤独中也能读出点东西。在被刮掉的文字中还有一两个碎片，可以提供某些出发点。失去的东西其实也有一种形式。我的胳膊上有一种由渴望而带来的微痛，我渴望能搭在某个同事的肩膀上，一边沿着一条走廊慢慢走，一边亲密地商讨着未来几个小时内的工作方针。我对这项工作任务到底是什么其实一无所知，只是对围绕这一

任务的伙伴关系有一种强烈的感觉。

但是失去的东西主要是以一种女人的形式出现——不是一个面孔或是身体，而是一种活生生的动力，是抵抗，是意念，是逆转急变，是感官刺激的一种旋风。我对我们的关系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在时间上它可以回溯多久。我只知道它让我难以忘怀牵肠挂肚，而且它也在我嘴唇上薄薄的皮肤里搏动。

在浴室里面与热气腾腾的身体的就近接触，就成为对失去的那种亲密关系的补偿。孤独寻找着其他的孤独，因为意外的触摸就会惊喜，享受着在光线里突然闪现的一块皮肤的光泽，而且在袅袅飘动的热汽里你觉得有低低的话声，奇怪得令人不习惯，而心情却安定下来。人需要的就那么一丁点儿。能在自己裸露的身体旁边感觉到另一个人的存在，我就已经很知足了，也许有一瞬间我甚至会感觉到是她的热汗对应着我的热汗。

你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周围蒸腾的热汽里，既有女人的四肢，也有男人的身体吗？这不是很奇怪吗？我想，我曾经听说过在某种乡下人的环境里是有这种事情的。或者是在某些滑稽逗乐的公司聚会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一切都是包括在正常规范里的。甚至没有人对我的有时不安分的性器官瞧上一眼。对了，有一两个男

人会，但是那是老一套，很平常地瞧你一眼，这是测量一下你的尺寸，那是不可避免的自己心虚的比较。而我自己觉得还算是设备不差的。

你别以为这样公开裸体会让我觉得麻烦。正好相反，这里其实比我期望的还要好，或者说比我能够期待的还要好。这种不同性别之间的亲密实际上让我觉得像是在家里一样，是的，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确定的住所，而不是一个临时的窝。

就我自己来说，也没什么可掩可藏的。我这么说可不是指这种外表的裸露。事实上我毫不反对人们通过那些通常的七窍或空隙窥视我的里面，能用目光跟随我的暴露无遗的心脏的律动，记录阴囊里的抖颤，搞清楚我的肋骨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甚至骨盆里还隐藏着什么古怪玩意儿。实际上，我欢迎这样贴近的检查。不仅因为我没什么可隐瞒的，是个坦荡而心平气和的人，也因为我和那些严肃地搜查我的目光，和那些清醒地试探的手指，我们在价值观上是相同的。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健康观念，一种新的更加苛刻的诚实。

只要你不误解在我身体里面找到的东西就行，只要你看到的是我确实愿意成为的那一个我，而不是另外一个。归根结底是其他人来判断你是谁，来决定你是否外表歪斜

不正，或者是信仰上又瘸又拐。是他们来决定你是否和他们同类或者不同类，你是死是活都是他们来做结论。如果他们把我归类为一个死人，这本身也并不让我困惑。但是这么来误判我是立论松散根据不足的，有点模棱两块黏黏糊糊的，让我非常恼火。那么这是一种侮辱，是我不能忍受的。

别误解我——这和地位是没任何关系的。我刚才有一种感觉，我本来是属于媒体这个圈子的，可能还是某家大报的主管。我想，这是因为刚才走过的那个络腮胡子的年轻人，他有点偷偷摸摸地但也是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，是一种憎恨的目光。我想，是他那种羞羞答答的敌意我似曾相识，让我追踪到我自己的过去。不过，有没有这样的地位其实和这件事也没什么关系。坐在周围的这些人是否了解我的地位，对我来说其实无关紧要，我可以漠不关心。相反，对我来说，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看约翰·弗莱色这个人，他到底是谁——对了，我还记得我的名字呢；我胳膊上的这个小牌子上有我的名字。重要的是他们怎么看我，我是谁，我拥护什么样的价值观，我和哪些人是团结一致的，而我不得不把谁当作敌人。

我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是说在这里面误解也越来越靠近你，而且比其他地方都要靠近。是不是因为蒸汽，

因为突然的靠近或者热量，导致了我想法的错误，这就不用说了。但是这里面的自然法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不一样的——可能它们容易导致误解。不同反应也是比较难以预见的。对那个年轻人的憎恨目光我就毫无准备。

其实连我也是有络腮胡子的。这点我还真忘记了，但是脸上的伤口发痒我用手去挠的时候，我注意到了我的胡子。不过这胡子表示其他的意义，和我说到的那个咄咄逼人的年轻人的络腮胡子性质不一样。他那种又蓬松又稀疏的胡子，可以配得上一件很知识分子味道的无领衬衫，一双耶稣式的皮带凉鞋，还有托洛茨基的观点。我上唇的胡子是精心修饰过的，更让人联想到一件驯马师的外套，一条熨得笔挺的裤子，颜色自然是和外套相配的，还有一双能从衣柜里拿出来的有足够青春气息的无带休闲鞋——虽然我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，因为在这个地方没什么像样的更衣室。至于不同观点证明的区别，那可能只是虚构想象的。在我的身体里，我感觉到的是政治上信仰的虚无，很可以分类到所谓自由派的标签之下，但是更真实的分类标签无疑应该是无政府主义。无论如何，一种胡子也有它的社会学，在那位人士的观点来看，根据我的胡子可以把我放置到——阴错阳差地——属于敌人的地位。我自然不知道，我的胡子是不是也发灰变白了——这里面没有镜

子——但是我想不是。感觉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的很有力量的胡子。

这样的观察在我脑海里点亮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对照图像：一个年迈的老人，坐在轮椅上，下颚上只有了不到一公分长的黄色软毛。某些面包屑还粘在已经疲劳不堪的胡须根部，而晨衣的翻领上也沾满了鸡蛋和果酱的污迹。从睡裤下面钻出一对细脚，干瘦而发蓝；一只赤脚试图温暖另一只赤脚。这是一个已经风烛残年的老人，只等着随时会到来的再一次打击。他看着我，把手举起来，好像是我正高举着一个斧子朝他逼近。我明白了，这是我的父亲。

但是他的目光事实上并不像我料想的那样停留在我身上，而是紧紧盯住了我背后某个遥远的目标。他一刻不停地嘟嘟囔囔的嘴唇也有一个同样遥远的说话对象。从他的嘟囔中偶尔听清的个别字词里，我明白他说的是对遥远的一次风险投资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诅咒。无法肯定的是他想要影响的是伦敦股市上的股票卖价，还是某些足球彩票涉及的某些球赛中球员们的动作。我无法把他放置在社会关系里去看，所以根本不理解他对那些遥远的账目往来的要求高低。唯一能辨别清楚的是这个憔悴不堪的人本身，他坐在这里，精神能否集中的状态和痉挛差不多了，还咬牙切齿思想紧张，要强迫那些遥远的球员们朝着他预想的能

带来最好收益的方向努力。我本以为是举起来防备我的攻击的那只手，其实涉及一套诅咒动作系统，是一系列象征性处理方式的线索，是用瑞典人的方式来说服现实听从他的意愿。我根本就不在他的眼里。即使坐在半明半暗的走廊里，他还在努力把国际经济的线索链接起来，或者至少是把足球彩票赛事的进程也链接起来。不算他在短胡子和面包屑之间的勉强的微笑，好像他还是能记录下散乱零星的成功。

如果我们的胡子也有亲戚关系的话，那也是非常远的亲戚。

你肯定已经注意到，这里面的人说话语调是直截了当的，有时还极为粗野。而从外面进来的人可以立刻明白，这里有些插话既伤人又损人。在一定程度上，这是开放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。但是这里面见了鬼，真是在发生更加严重的事情。

你大概也听到了从左边那堆蒸汽里发出的叫喊——在我的名字后面跟随着一串咒骂，说的是什么革命党人还穿丝绸衬衣。这是暗指一种高级资产阶级家庭背景让我变得肆无忌惮，居然也敢发表要求人人平等的文字。我的出身听起来有贵族味道，这和我为之辩护的社会主义者倾向的公正正义是无法调和在一起的。你听，对上流阶级人士敢在同等条件下玩这个游戏的嘲弄和辱骂也来了。这也是一种折磨人的误解。

我什么都不需要记住就能够为我自己辩护了。读读那份指控本身就能做得很好了。“高级资产阶级”这个词就已经说明问题。奇怪的是这个词实际上联系到一把椅子，一个有曲线的白灰色椅背，一个磨损的淡褐色皮坐垫，而某个孩子刚从椅子上面爬下来，躲起来不想让人看见，为的是在父亲暧昧不明的烟草香味里多停留一会儿。不对，这里还有更多椅子，可能是十几把椅子围着一个边缘稍微碰出缺口的餐桌，而且是在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里，窗户对着一个大约是长着桦树的山坡，还能看见一个湖的零散波光。很明显这是个贵族庄园。而父亲沿着长长的墙壁来回踱步，手里还拿着餐巾，和某个看不见的人在辩论，说的是一跌再跌的木材价格，以及最近在锯木场的投资风险。突然间他看见了我。他肯定认为我是在刺探他的情况。他的脸变得越来越僵硬，有点扭曲，而且还往腰间摸索。是不是心脏病发作了；他看上去真的被压垮了。不对，他的手抓住了皮带上的带扣，他已经抽出了一点皮带来。是惩罚到来了。

这都是在“高级资产阶级”这个词里，或者更正确地说，是在这个词和我的生活之间的张力之间，而且还有更多东西。人们不能理解的是，这个上流阶级在我家这种情况下完全是被挖空了的东西：午餐总是炒麦片粥，我们不